

仲媽

程觀心

前在菩提樹上，讀到唐湘清居士的「老太婆頌」，針對時弊，深為感動。從塵封的記憶裡，忽然躍出一個鮮活的熟悉的人物，正是一個一字不識的苦惱老太婆，卑微的身世，並不會阻礙她享受佛教的甘露法味，一味的只知老實地持名念佛，她的成就和受用，回想起來，使我這一知半解的佛徒，該生大警惕！

仲媽什麼時候來外祖家幫傭的，已無從查考。她是外婆的好幫手，忠實可靠的心腹。外婆身體衰弱，一年有大半的日子生病，把家交給了她管，對她的能幹，認真，忠厚，深深的信託。於是她也付出了加倍的勤快和熱情來報答。她不但燒的菜特別可口；更知道家用怎樣去儉省，做些醃菜，醬瓜，叫我們每餐離不了。臘菜殘羹，那怕壞了的，她從不肯拋棄，堅留着自己吃。仲媽常說：「人要惜福呀！你們不知道，沒有吃，沒有穿的人的苦處。」世間的苦，對年邁的仲媽而言，的確是嚐遍，看透。唯其從苦難中磨折過來的人，才能真同情別人。外祖家後鄰有一個童養媳，受着家人種種虐待，做在人前，吃在人後。仲媽看了不忍，常買幾個

燒餅悄悄的送給她。冬天看她光腳，凍得生瘡送給她些舊襪子。

冬夜，北風呼嘯，掠着屋後的幾棵大榆樹，寒意直搖撼着心胸。外婆臥房中的窗櫺，用桑皮紙糊得嚴嚴的，昏黃的美孚燈，射着柔和的光，燈上籠着一個鐵絲架子，燉着一杯雀舌茶，茶香充滿了室中。燈光照着仲媽雪白的白髮，她微躬着腰，帶着老光眼鏡，就着燈光，補衣服。睡在床上的外婆，不時的咳嗽，她遞過去一杯茶，又替她捶幾下背，絮絮的談着家常。她倆像是最貼己的好友。我依在桌邊做功課，感到室內無比的溫馨和安全，這時，鄰家不知誰在吹着洞簫，低沉悵鬱的音韻，夾在怒呼的風聲中，斷斷續續，聽來格外的淒涼，不由的勾起仲媽童年可悲的回憶，她輕輕嘆息着：「小姐！你真是活在天堂裡，那裡明白世上的苦人，從小我就沒有過一天好日子！」於是她像講故事一樣的告訴我：「小時媽媽就死了，我的那個後娘，真狠心啊！見了面沒有好嘴臉，不是罵，就是打，任我怎麼想討好，學乖都不行，就像我宿世和她有多深的怨仇。逢到替我梳辮子，重重使力，梳得頭皮出血，還不許哭；大冷

天，指派着往結水的河水裡洗衣服。小手凍得條條裂痕……媽媽在世的時候種了棵石榴樹，到了秋天，石榴結得又大又紅，有的長裂開了口，露出滿肚的紅子，很想採一個來吃，那裡敢？有次大風吹落下一只，我喜歡得不行了，檢起來藏到被窩裡，後娘曉得了，硬說是偷摘的，把我打得半死……」

她十六歲出嫁，命運並沒有好轉，後娘把她嫁了個不務正的丈夫，游手好閒，以後又吃上了鴉片烟，家中衣物賣完當光，靠她在外幫傭養活他。不出三十歲就守了寡，留下個五歲的兒子，她當着命根似的看待，豈知兒子又是個壞胚子，專偷竊扒拿，幹些下流勾當，再也勸不改，教不好。長大成人了，介紹給店中做學徒，人家都不敢用他，因為行為太壞，隔不到一年半載，常常被關進警察局吃官司。仲媽真是操够了心，流盡了眼淚，化盡了積蓄，換不到一點安慰。可是做世間母親的，似乎欠兒子感情上的債，是永久還不盡的。不管兒子是怎樣的一個壞人，她總是緊緊的關心他，牽記他，寧願流淚流汗盡其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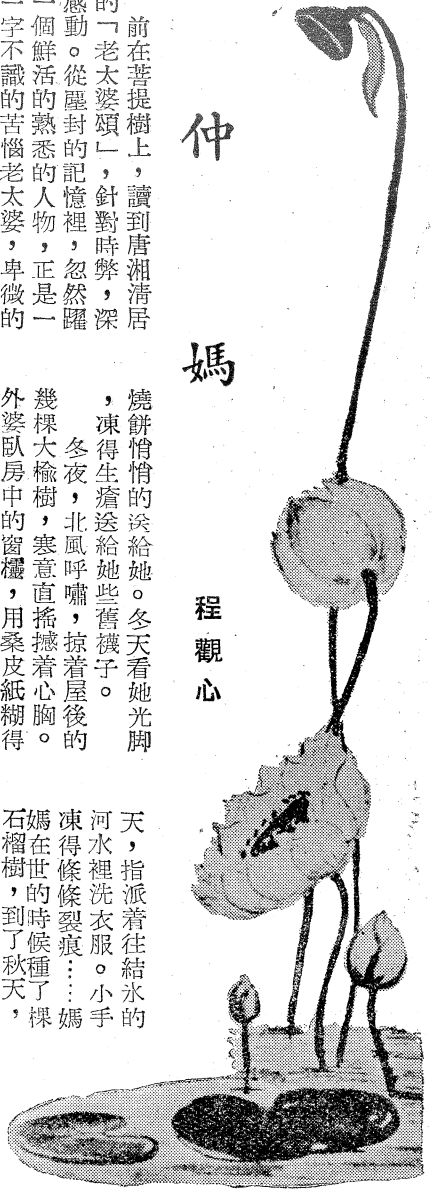
有，供獻給他，指望他不受苦，變好，向善。並且從不想得到酬報。所以她雖嘴上恨得他牙癢癢的，仍然時時不忘對他噓寒問暖，縫衣做鞋，買吃的。

外祖父信佛，以後歸依了印光大師，專修淨土法門。接着外婆和仲媽都吃了長齋。仲媽嘆着氣說：「今世的磨難，我認了，這些業債該還的還了。我不怨天尤人，能修到下輩子不投這苦人生，才是造化！」從此，外祖家的灶房一直保持潔淨，仲媽不肯燒葷菜，舅父背着人買了活蝦活魚回來，央求她煮。她正言厲色的扳起面孔：「少作些孽吧！少爺！不拿去放生，我告訴老爺。」外祖家教很嚴，戒殺是絕對做到的。每年冬季，外祖爲了籌劃冬賑，施粥給貧民，各方奔走勸募，仲媽自動捐出了她爲自己死後製備棺材壽衣的錢，外祖爲此發出感嘆：「愈富的人，愈吝嗇。到是越沒錢的人，越慷慨。仲媽！你這錢，可比別人的功德大呀！」仲媽高興得什麼似的。「老爺！我這輩子苦命，就因我前生沒修福，幫人一點忙，是開心的。」

仲媽一天到晚雖忙個不息，燒飯，洗衣，掃地，走路，嘴中總是喃喃的唸着「南無阿彌陀佛」。大約她是受够了人生的苦，厭離心最是懇切，一心一意嚮往着極樂世界，堅毅的個性，使她願心強固，非達目的不可。

抗戰第二年的初春，日軍侵入故鄉縣城，人們倉惶逃難，那時，外祖父母早已去世，舅父在外埠做

(下轉前面第26頁第三段)



的一張香案，和一尊金色雕像；此外，就看不清了。我們在這一瞬間，對這怪人的了解也僅及此。

「你是那一類人呢？」我們雁行老弟第一個發問。

「先生，我是和尚！」是生硬的，並且沉重的。

「和尚是不留髮的，像這位師父一樣。」老叢敲那光頭一眼說。

「不，像我們閉關的人，爲了緊縮時間的浪費，可以讓它長個一年半載，或者長上三年五載再整理一次，不過：」他說：「關於留頭髮，並不會影響出家人的身份的。」

「哦？」雁行說：「那麼這樣說來，你們倒不會享受清福了。」

「哦？」那和尚突然又把那一束寒光噴出來，他深刻地說：「當和尚那裡是享福，原來你們嘴上沒長鬍子的人這麼不了解和尚？和尚是負荷釋迦牟尼的使命，勤修戒，定，慧業，鷄鳴已起，更深始寐，早暮功課，中時讀經，這是靜修的出家人。此外還有頭陀行者，過午不食，三衣一鉢，兩袖清風，身無長物，芒鞋草履，拜禮海內名山，參訪高僧名士，哦哦，和尚行爲，那裡有世福可享，如果說有些和尚是享福的，那不是侮辱出家人，便是出家人中的敗類；先生……」

「那麼——」我插上去說：「照你說起來，做和尚倒是一樁苦差事啦？」

「不的，喂，妙行！拿茶來！先生，我們出家人，只是求得人間淨土的實現，和理想佛國的印證，至於享福和受苦，那是無心計較的。」

「哦哦！」老叢莫明其妙地晃着腦袋，好像經過和尚這一說，他就通了，其實，看他那付楞相，還是一肚子糊塗。

和尚從那個叫妙行的年青和尚手上接過茶，便請我們一同呷茶，呷罷茶，我們便向老和尚討教些關於神鬼狐怪之類的問題，因爲，我們在社會聽到這類的故事最多——壞話說一千遍成真理——所以我們也不由得不相信這些。可是，老和尚却不承認它們，他說：「只有身披袈裟，胸掛璣珞，赤足纏髮的聖者，纔是他底同志，至於那些「怪、力、亂、神」的，都是借釋迦牟尼和觀音大士當它們的盾牌，其用意全在壯大自己。」

他說，鬼神之類的只有多神教的信徒趨之若鶩，它們在整個人生哲學中並無法找出澈底的根據，雖然我們佛教也不否認它底存在，但它只是我們「唯心」所現的幻覺，當你一旦投入佛陀知見之後，你便會發現一個光灑灑赤脫脫的萬有真理，它不在內，不在外，不見真實，也不見虛幻，那惟一的是一片佛陀的光輝。

「鬼神狐怪之類的，它們好比宇宙海中一滴水，」老和尚閃着寒光灼灼的眸子喃喃地說：「當它們一朝流入海洋，它們便不能獨立了，最後顯現的只有一片海洋——這種道理，放之任何有情眾生都是一樣，它們較人類，並不高貴！」

論，合不合邏輯，我們也弄不清楚。而這些古怪深遠的話語，我得承認我從沒聽過。叢默和雁行，好像也摸不着頭腦，看他們那片茫然無指的意識中，簡直潛藏着這老和尚就是「神」的色彩。

末了，老和尚說，關於佛學並不是三言兩句就可以使一個大學生了解的。如果你們要知道點，可以帶幾本書回去看看，這是他衷心願意幫助我們的。

爲了這根到底之故，我們臨走的時候，的確帶走他幾本書，到今

(上接第27頁「仲媽」)

事，舅母剛生產一個女孩，產後生病不能走動。豈知日軍挨家搜索，找女人。仲媽擔着焦慮，把舅母藏在灶後柴草堆中，那些禽獸不如的敵軍，看見了初生的嬰兒，伸出亮晶晶的刺刀逼着仲媽，問她要小孩子的媽媽，她硬着頭皮，伸長了頸子，打着手勢表示：「你要殺就殺吧！小孩子的母親已走了。」

誠的默唸着觀世音菩薩聖號。他們在門後，床下，衣櫥中亂翻亂找一頓，最後跑到灶邊，儘用刺刀向草堆上亂撥亂刺的試探，仲媽嚇得直打哆嗦，背過身去，不敢看。閉起眼來，加緊的唸觀世音聖號。敵軍走後，舅母幸未受傷，已嚇得半死。這樣藏在家中接連三天，日軍穿流不息的來敲門，搜查盤問實在應付不了。仲媽想出主意，向附近尼庵的師傅借了一襲大袍，把舅母扮成老尼的形狀，頭上披着風帽，臉上塗了些鍋鏟，閉着眼睛裝着瞎子，仲媽牽着手杖，把她引出城去，寄居到鄉間佃戶家，孩子留在家中，走到城門口，那守崗的日軍注意到母舅這不倫不類的怪樣子，喝令站

天我還隱約記得有一本是菩薩學處，一本印光大師嘉言錄，一本科學的佛學什麼的。

我們走時，他昂然不動，自始至終都流着悲憫的微笑。

我們出了竹欄門，山中已入黃昏，途中，雁行說：「我看這和尚就像一根冰棒！」

「可是一根解渴的冰棒哩！」我說。

「他的道業深著哩。……」老叢低着頭向自己耳語。(未完)

住搜查，又責怪她沒有敬禮，狠狠的打了一記耳光，產後虛弱的身體被打得踉蹌的跌了一交，昏眩過去。仲媽急得只是磕頭，央告着她是個殘廢病重的老尼，說了半天好話，才混出了城。

以後的些日子，仲媽守着無人的空屋，以最儉省的生活方式，撫養着嬰兒親戚們去探望，看到那白髮蕭蕭的老婆婆，抱着才生幾天的小孩子，餵着米湯，情景非常悽惻，才幫着將孩子暫寄到育嬰所。仲媽守着外祖的家，不管生活怎樣艱難，始終保持屋內的原物，一絲不動。她唸佛，唸得有工夫，一聲阿彌陀佛成了她生活裡最高的幸福。在苦海中沉淪飄盪過來一生，她終於攀上了救生艇的船舷，登上慈航寶筏。以愉快的，毫無恐懼的心情，安度了她的殘年。色身的苦樂，已全不在意。一種自在寧適的樣子是常人所能企及的。臨終聽說她毫無病痛，神態安祥，心智清楚，外祖的親戚同道，助她誦唸佛號，她起身跌坐，合掌向衆人道謝告別。最後在一片阿彌陀佛聲中安然往生。